

河洛春秋之近代人物——



康有为

游陕过豫： 康有为的嵩县之行

(中篇)

□ 本报记者 孙钦良 文/图

老康已在洛阳盘桓多日，老吴想让他走，可他就是不走，说还要看看洛阳周边各县的古迹，弄得老吴也没脾气了，于是，他叫来镇嵩军首领刘镇华，让他把老康引到陕西去。

一

刘镇华是巩县秀才，老家住在黄河边上，早年参加同盟会，也参加过辛亥革命。此人在中原地区呼风唤雨，在豫陕两省来往驰骋，脚踩政治、军事两只船，手中还握着一支笔。此时，他正做着陕西督军，已把镇嵩军撒满三秦大地。

这一天，他被吴佩孚传到洛阳，事先并不知道有什么事。他来到吴佩孚司令部，见里面有十几个文化人，康有为被大家围拢在中间，手中握着一管毛笔，写下“继光楼”3个大字。

继光楼如今已不存在了，而吴佩孚司令部还在，继光楼在司令部南面，用的是同样的灰色砖瓦，所不同者其为楼房也。该楼落成之时，吴佩孚已为继光楼写了一副楹联：

得志当为天下雨，论交须有古人风。

康有为来到洛阳后，吴佩孚抓住这个机会，邀请他题写“继光楼”3个字。

刘镇华正赶上看康有为写字。他一看便知，康老夫子的书法别具一格，于是来到书案前仔细欣赏起来。只见那书法骨力内藏，沉雄排宕，虽出于魏碑，又有别于魏碑，含有隶书笔意；尤其是捺的写法，用笔最有特色：笔锋劈开，万毫齐发，偶有波磔，却无提顿，最后戛然而止，敢于造险又很平稳，已超越了规范和约束。

刘镇华大为钦佩，只是不动声色。吴佩孚见刘镇华看得专注，就走过来笑道：“雪亚(刘镇华的字)老弟，你看夫子之字，胜似龙门书风啊！”吴佩孚这是在恭维，意思是说康有为的字，胜过了《龙门二十品》。刘镇华赶忙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夫子的书法，尽得魏碑之魂，而兼隶书之魄，真乃神品也！”

康有为见大家都在夸自己，就把话题转了转，说：“两位过奖了，其实还是‘继光楼’的名字起得好！来来来！子玉(吴佩孚的字)，你讲讲‘继光楼’的含义吧，当初是怎么命名的呀？”

他话音刚落，掌声响起，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吴佩孚。

二

吴佩孚说：“我生在蓬莱，面朝大海，知道海那边有个日本国，常有海盗犯我海防，俗称倭人，实乃倭寇。在明代，我登州府出了个抗倭英雄戚继光，他激励将士保卫海防，打击倭寇抵御外辱，令我佩服。所以‘继光楼’就以他的名字命名，以激励将士不忘外患也！”

他说得很快，全是短句子，轻描淡写，表示谦虚，似乎他起的这个名字很普通，其实是炫耀自己不费吹灰之力就起了这个好名字。

康有为乘兴道：“诸位，吴大帅是个儒将，值此雅集，我等请大帅赋诗一首如何？”众人又都鼓起掌来。吴佩孚说：“这几年只顾打仗，诗兴都跑光了。这样吧，我读一首旧词助助兴吧！”说罢，念起他以前写的《登蓬莱阁》：

北望满洲，渤海中风浪大作。

康有为在洛阳受到吴佩孚的热情接待，但他宣扬的君主立宪思想，却不被吴佩孚认同。“康圣人”虽然有名气，但比不上吴大帅有枪炮。吴佩孚不买他的账，只要康有为谈政治，吴佩孚就大谈文化，把圣人弄得没脾气，只好提出到嵩县一游，参观二程故里。

想当年，吉江辽沈人民安乐。
长白山前设藩篱，黑龙江畔列城郭。
到而今，倭寇任纵横，风云恶。
甲午役，土地削；甲辰役，主权堕。
江山如故，夷族错落。
何日奉命提锐旅，一战恢复旧山河。
却归来永作蓬山游，会弥陀。

康有为见吴佩孚诵诗，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，想：他这词中的“倭寇”是指日本人，“甲午役”是指中国与日本的“甲午海战”，他今天怎么了，咋老是提日本？莫非是讥讽我当年逃亡日本吗？他这样一想，心中便有些不快。

随后，大家说些闲话，气氛不再有高潮。刘镇华看得出来，在康有为写书法时，康老夫子是中心，大家都围着他；在吴大帅诵词之后，吴大帅是中心，大家目光都集中在大帅身上。而且他还发现，吴大帅军务繁忙，实在没时间陪康有为了，但老夫子就是不离洛，这是一个难题，于是说：“在下想请夫子游陕，并为西安各界做演讲，好让我陕民开智，先生您看如何？”

吴佩孚一听，想这个刘镇华真是鬼得很，不但猜透了我的心思，还讨好了康有为，真是两全其美。不料康有为却说：“不急，我还要去嵩县拜谒二程故里，然后再造访陕西。”

刘镇华和吴佩孚听了，哭笑不得。

三

于是，吴佩孚让刘镇华安排康有为的嵩县之行。

刘镇华回到镇嵩军驻洛办事处，召来嵩县绅士李遇春，说：“宾阳兄(李遇春的字)，你是拔贡出身，想必对二程理学有所了解，请你陪同康老夫子前往，如何？”李遇春一看能结识康有为，自然很高兴，嘴上却说：“鄙人很愿意陪同，只恐对二程理学所知甚浅，应付不下来呀。”刘镇华说：“不要紧，吴大帅那边肯定还有人陪同，你是嵩县人，毕竟熟悉情况，去跑一趟吧。”

当时，嵩县地方绅士活跃，联合成立了五区联合处(后改为七区联合处)，乡长以上和大绅士均为处内人员。李遇春是大绅士，担任处长，在当地有影响力，所以他就点头说：“那我准备一下，明天陪同前往。”

康有为这次去嵩县，架子端得很大，处处引经据典，卖弄圣人情怀，有人做了如下



吴佩孚司令部旧址。

记述：次日一大早，李遇春便乘坐由吴大帅派来的小汽车，陪同康有为上路。车到龙门，公路到头了，再往前走不成汽车，便改乘胶轮马车前行。李遇春在第一辆马车上带路，康有为在第二辆马车上。走了会儿，康有为来了兴致，也上了第一辆马车，一边欣赏风景，一边问李遇春问题。

马车沿着伊河边而行，伊河波光闪闪，两岸丘陵纵横，康有为被两岸风光所吸引，指着闪着波光的河水问：“这条河叫什么名字？”李遇春答：“这就是伊河。”康有为眯起眼，似在回忆：“这就是郦道元《水经注》中所记载的伊河？它可是同洛河一样古老啊，是我国古代文明的源头！”李遇春说：“老先生，我家在嵩县的纸房，伊河在村边流过，传说伊尹就出生在村旁的沙沟一带。”康有为又一次眯起眼说：“伊尹生于空桑，以伊水为姓，伊水、伊尹，伊尹、伊水，相得益彰！”

马车到鸣皋镇(时属嵩县，今属伊川)，已是晌午时分。康有为问李遇春：“鸣皋何以得名？”李遇春答：“《诗经》《小雅》中，有‘鹤鸣九皋’一句，九皋山因之得名，鸣皋镇也因此得名。”康有为望着九皋山背诵道：“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野；……鹤鸣于九皋，声闻于天。”

在鸣皋吃过午饭，李遇春说这镇上有个伊川书院，不妨去看看。康有为很高兴，进了书院门，来到讲堂前，深深地鞠了一躬，又围着那棵据说是程颐亲手植下的柏树转了一圈。柏树森森，无语地打量着这位国学大师。康有为抚摸着柏树粗糙的躯干，喃喃地说：“见此树如见圣人，八百年了，八百年了！”他不停地在书院徘徊，似要与八百年前的圣人面谈，也仿佛要接受理学氛围的浸润。

李遇春介绍：“程颐晚年，一边在此讲学，一边修改他的《伊川易传》，他的理学思想是在这里最后完成的。”康有为打量着这个小小庭院，说：“‘二程’是中国理学的奠基者，嵩县这方山水有幸，嵩县这方天空有幸！‘二程’在这里讲学与思考，这里的山水草木都被他睿智的目光探询过，被赋予了哲学意义，真是斯文幸事，斯文幸事！”停了一会儿，他又问李遇春：“是何缘故把‘二程’书院建在这里？”李遇春说：“我看过去‘二程’家谱，程颐本来住在洛阳，欲在龙门建一处书院，就给当时在洛阳的大臣文彦博写了一封信，文彦博在鸣皋有一座现成的庄园，就把书院由龙门改在这里了。”康

有为听后连声说：“嵩县人要好好感谢文彦博，不是他，嵩县就没有这一人文盛景喽！”李遇春点头称是。

二人正说话间，有人说嵩县知县来拜见。一会儿，便见两乘大轿过来，前面一轿停稳后，下来一个瘦高个儿，正是知县。他急步走过来，李遇春忙介绍说：“这位便是康先生。”知县向康有为鞠了躬，说：“卑职上午刚接到吴大帅的信函，来迟了，来迟了。”康有为眯起眼，望了一下知县，说：“二程故里在何地？”知县连忙说：“不远不远，鸣皋以南十几里地就是了。”说罢便要扶康有为上轿。康不悦，说：“吾辈去见圣人，岂可以人代畜？”知县碰了钉子，不知所措，站在一边，李遇春便扶着康有为上了马车。

马车上，康有为向李遇春讲了程颐不坐轿的故事。

他说：“当年程颐在成都，陪同朝官游三峡，有一段路不好走，朝官提出乘轿，程颐说‘某不忍乘，分明以人代畜’。这个知县让我坐轿，不也是以人代畜吗？”李遇春沉思着点了点头，想：康有为是把自己当程颐了。

二程故里在耙耧山下，山上松柏森森，院中清幽安静。康有为进入棂星门，便先拜了一拜。他仔细端详棂星门上挂的“伊洛渊源”匾额，对李遇春说：“这几个字确是康熙手迹，属无价之宝啊！”他随后来到道学堂，对着程颐、程颐的挂像膜拜，说：“大程慈眉善目，体现了‘视民如伤’的情怀；小程一脸庄敬，体现了烈日秋霜，师道尊严，师道尊严哪！”这时夕阳西下，暮云四合，康有为仍舍不得离开，站在那儿背诵朱熹的诗，并问知县：“你可知朱熹诗的含意？朱熹与‘二程’有什么渊源？”见知县无言，他指着已显破败的宅院说：“要保护好这一历史文化遗产，否则愧对前人！”说罢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二程故里……

请看下篇。

